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四書解義卷十四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窦光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李恩書

日講四書解義卷十四

孟子 上之二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

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因齊王之好樂而勸其與民同樂亦引君當道之意也齊臣莊暴一日來見孟子曰暴向者進見於王王語暴以己之所好在於音樂暴以為人君好尚貴慎所趨當時欲對未得其辭不知好樂何如果有害於治否孟子曰聲音之道與政相通特患王好之未甚耳誠能推廣此心大同於物則一念悦豫之情即為一國和平之化而齊國其庶幾於

治乎孟子雖與暴言然恐好樂之旨暴未必能達之於王即能達之於王且未必能曲暢其說故他日見於王而問曰王曾語莊子以好樂有是言乎王乃勃然變色曰樂固不同有先王之樂有世俗之樂寡人所好非能如咸英韶濩古先聖王之所作也不過新聲雜奏適一時之聽聞而已何足道哉此齊王自慙所好之不正也孟子遂迎其機而導之曰樂論公私不論今古誠使王好之之甚不徒嗜其聲音之靡曼

而得其和氣之充周則自上達下歡然交欣齊國其庶幾於治乎蓋樂備乎文實生於情古今之樂文不同而情同古樂固足以興化今樂亦足以致治吾王欲審其所好惟在甚與不甚之間耳豈今樂獨異於古耶孟子此言非謂雅頌之音與鄭衛等正以作樂之本無非生於人心之和故即齊王之所好而引之於正此亦格非心之一端也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

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此一節書是即人之常情以啓王與民同樂之意也齊王因孟子言聲音之道可通於治故遂問曰夫子所言好樂之甚齊國庶幾之說可得聞乎孟子欲進王以與民同樂之説乃先詰王以獨樂與人樂之喻曰常人之情獨自作樂以為樂與人作樂以為樂二者果孰樂王曰樂之私何如樂之公獨樂而人不與情未舒也不若與人孟子乃復詰王以與少樂與衆

樂之喻曰常人之情人少而與之作樂為樂人衆而與之作樂為樂二者又孰樂王曰樂之偏隘何如樂之大同與少而衆不與情未暢也不若與衆夫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此事理之至明人情所共曉為人君者特患未能推廣此量耳誠能克去己私廓然大公則萬物一體之懷即為宇宙太和之象甚矣同樂之為貴也

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

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

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此四節書是孟子言與民同樂及不與民同樂之效欲齊王知所法戒而行仁政以及民也孟子曰王既知與人與衆之樂則作樂之理亦不外是矣臣請為王一一陳之可乎今王為鼓樂之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皆疾首蹙頞私相告語曰吾王之好鼓樂奈何使我等至此窮困之地父子不相

見兄弟妻子離散顛連已極而莫之省憂乎今王為田獵之樂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王羽旄之美舉皆疾首蹙頞私相告語曰吾王之好田獵奈何使我等至此窮困之地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流離已極而莫之矜恤乎夫鼓樂田獵本王適情快意之舉乃百姓觸目傷心怨聲載道者何哉蓋由平日獨樂其身不能推此好樂之心以安養斯民故其愁苦之情有所感觸自不能已此不與民同樂之故也

今王為鼓樂之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皆欣欣然有喜悅之色共相告語曰吾王庶幾身其康強而無疾病與不然何以能為此鼓樂之樂也今王為田獵之樂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王羽旄之美舉皆欣欣然有喜悅之色共相告語曰吾王庶幾身其康強而無疾病與不然何以能為此田獵之樂也夫同此鼓樂同此田獵百姓欣幸之私喜見顏色者何哉蓋由平日能推好樂之心使民仰事

俯育各得其所故其愛戴之情發於至誠自不可遏此與民同樂之故也夫民情之哀樂係於好樂之公私如此今王誠能推此好樂之心以及於民發政施仁養欲給求使民安居樂業愁苦不生則四海歸心王業可成矣臣所謂好樂之甚則齊國庶幾者如此樂記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唐臣魏徵之告太宗曰樂誠在人和盖人主撫臨兆庶不可使一夫之不獲一物之失所必也制田里教樹畜下寛仁之詔行賑恤

之典使老安少懷家給人足熙熙然如登春臺如安
衽席人心既和則天地之和亦無不應此帝王作樂
之本異世同揆不專求之聲音節奏間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
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
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
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
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

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此一章書是孟子因齊王論囿而引之以同民也齊王當日欲廣其囿諛佞之徒必有假文王之事以逢之者故宣王問孟子曰嘗聞文王之囿周圍凡七十里之廣果有之乎孟子對曰據傳記所載曾有此說王又問曰文王不過百里之國為囿如是其大乎孟子曰當日之民猶以為小也王曰寡人之囿周圍僅

四十里比於文王之囿規制甚狹乃百姓猶以為大何也孟子曰文王之囿雖有七十里之廣然未嘗以為己私凡民之芻以牧養蕘以採薪者皆往其中以取焉民之雉以逐禽兔以逐獸者皆往其中以取焉囿中所有無一不與民共其利既與民共其利則用者多而出者寡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若王之囿則與文王異矣臣初至於王之境上羇旅之臣必先問國之大禁知所避忌然後敢入因而聞郊關之內有囿

方四十里禁人出入若有百姓擅殺囿中之麋鹿即與殺人同罪夫麋鹿與人貴賤懸殊乃賤人而貴畜立令如此之嚴為法如此之峻雖為苑囿實同陷阱民以為大不亦宜乎夫同一囿耳在文王則為民利在王則為民害是不在規制之大小而在與物之公私王當弛其禁令法文王同民之意可也按周書無逸有云文王不敢盤於游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推此志也其囿未必如是之大乃孟子不辨其事之必無

而但言其心之利物則知古人設立苑囿不過農隙講武非為朝夕從禽故令寛而民不犯澤溥而君不私同民之治尚矣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此一章書是孟子欲齊王以仁智交鄰以大勇安天下而先言事大事小之道也齊宣王問孟子曰講信脩睦國之大事壤地相接之國與我為鄰交之果有其道乎孟子對曰有鄰國固有大小之殊交鄰亦有仁智之異大凡為大國者每多稱雄爭長侵陵小國便為不仁惟仁者度量寛洪誠意惻怛為能忘己之大而事鄰之小古之人有行之者若成湯之於葛伯文王之於昆夷小國雖或不恭而所以撫字之心自

不能已此成湯文王之所以為仁也為小國者多不度德量力啓釁大國便為不智惟智者通曉義理酌量時勢為能安己之小而事鄰之大古之人有行之者若太王之於獯鬻句踐之於夫差大國雖見侵陵而所以敬事之禮尤不敢廢此太王句踐之所以為智也然大國之當事小國之當恤仁者智者豈有所勉強於其間哉凡此莫非天理之當然也仁者忘其勢之在己而嘉人之善矜人之惡是有優容之大度

而自然合理能樂天者也智者順其勢之在人而循理而行相時而動是有敬慎之小心而不敢違理能畏天者也仁者惟其樂天故能與天為一包含徧覆無物不容四海皆在怙冒之中其氣象足以容保天下智者惟其畏天故能聽天所命而制節謹度無時敢忽強敵無一可乘之隙其規模足以保守一國詩經周頌我將之篇有云人主能畏懼上天之威不敢違逆於是可保守天命而不失矣此為保天下者言

也而言畏天如此可見畏天樂天總不出一敬慎之念保國保天下究亦同此謹守之功交鄰之道誠莫善於此矣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此二節書是齊王以小忿為疾而孟子進之以大勇也齊王聞孟子之言因嘆美之曰夫子論仁智交鄰

之道能保國保天下可謂大哉言矣然欲行仁智必有過人之量能忍天下之所不能忍者奈寡人有一疾病偏好剛勇遇小國無禮不能包容遇大國見侵不能含忍如何能成仁智之事孟子對曰王以為好勇有妨於仁智臣正以為仁智非勇無以濟耳但勇有大小王請勿好小勇若激於一時之怒撫劒疾視曰何人敢與我為敵哉此乃憑恃血氣匹夫之勇僅可以敵一人不足好也王何不振其剛健之德配乎

道義之正發憤為雄威加海內則仁之所不能容智之所不能忍勇一振焉乃克有濟此真帝王之大勇也王何以為病哉可見不忍區區之小忿便為血氣之強能伸安天下之大勇便為義理之剛人主不可不審所尚也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

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此三節書是孟子引文武之大勇欲齊王法之以安天下也孟子曰臣謂王當以大勇為好蓋嘗觀之於詩而文王之事有足徵矣大雅皇矣之篇有云密國違拒王命侵陵阮國而往至於共地王乃赫然奮怒整頓師旅以止遏密人往共之衆使之不得至於阮

國抑強扶弱於以篤厚周家之福於以慰荅天下仰望之心詩之所言如此是興兵伐密文王之所以為勇也文王赫然一怒而天下之民俱賴之以安其勇何如大哉抑嘗觀之於書而武王之事更足徵矣周書泰誓之篇有云上天降生下民立之君以主治立之師以主教其意但欲為君師者代天宣化輔助上帝之所不及故使之享有天位寵異之於四方也今我既受天之命而有君師之責則凡有罪之當誅無

罪之當憫惟我得以主之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虐民者乎書之所言如此若有一人横行作亂於天下武王不勝忿恥是以有伐商之舉此武王之所以為勇也武王亦惟赫然一怒而天下之民俱賴以安其勇又何如其大哉夫文武之所以稱大勇者以其能除暴安民耳王今者誠能法文武之所為亦赫然一怒剪除暴亂救民水火以安全天下元元之命則民之想望同於救焚拯溺惟恐王之不好勇

也何以好勇為病哉此臣所謂帝王之大勇王之當好者也要之仁雖事小非以養亂為仁智雖事大不以僅守為智惟殄暴而天下無有阻吾之仁定亂而天下不能窮吾之智故事小事大無不咸宜豈非大勇之與仁智乃相成而不相背也哉宋臣司馬光以仁明武為君德之要信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

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欲齊王君民同樂也齊宣王館孟子於雪宮一日親往就見王誇其禮遇之隆因曰賢者從田間來亦有此安居之樂否孟子對曰君以此待賢則賢者宜有此樂也然此樂非特賢者所有當與凡人共之使為人君者獨享其樂而不恤其民則

必有非怨其上之心矣夫為下者當安為下之分不得其樂而遂非怨其上固非在下之所宜有然為君者當盡為君之道為民上而獨享其樂致使百姓怨望亦君人者之過所以人君當推此樂公之於民不但當與賢者共之已也且憂樂同民民自無不感者如安居粒食民之樂也臺池鳥獸君之樂也為君者誠能所欲與聚而樂民之樂則民一見君有可樂之事莫不欣然色喜而亦樂君之樂矣饑寒窮困民之

憂也宵衣旰食君之憂也誠能所惡勿施而憂民之
憂則民一見君有可憂之事莫不戚然動念而亦憂
其憂矣夫君以民之憂樂為念則民亦以君之憂樂
為心君民一體上下同情是憂樂不以一己而以天
下其懽忻愉怡疾痛痾癢無不相關如此將見天下
之民視之如父戴之如天有不成王業者哉宋臣范
仲淹有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惟其
先憂也故閭閻無愁苦之聲惟其後樂也故朝廷享

尊榮之奉人主亦知所先後可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廵狩廵狩者廵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歛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此二節書是孟子引晏子告君以法古之言而欲齊

王知所以勤民也孟子曰臣謂同樂可以致王不必遠徵諸古即齊之先君有行之者昔者景公問於其臣晏子曰吾意欲觀於轉附朝儛二山復遵海濱而南行至於琅邪之邑思昔先王遊觀當時稱頌後世傳述以為盛事吾當何所脩為而可以比隆往古也晏子對曰吾君當游幸之日而有志於法古善哉問也臣請以先王之觀言之天子十二年一適諸侯之國謂之巡狩盖巡狩之義謂巡行諸侯所守之境而

察其政事之治否也諸侯六年而朝於天子謂之述職蓋述職之義謂陳述其所受之職而待王朝之黜陟也天子諸侯未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每年春秋巡行郊野時當春和正百姓播種之候也察其中有不足者發倉廩以補之時當秋成正百姓收穫之候也察其中有不給者發倉廩以助之天子行於畿内諸侯行於國中其勤民之心如此之切故當時之百姓頌聲交作流傳至今夏諺有云吾王若不行遊則

誰知吾之不足而得蒙上之休吾王若不豫樂則誰知吾之不給而得蒙上之助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為四方諸侯之法則焉觀夏諺所云則先王之補助足徵遊觀可法矣蓋上世之君雖有省方問俗之典然車徒不擾供應不煩故每親履田間進父老詢疾苦布德行惠賑貧恤困君民之情有如家人父子之相得者千載而下猶想見其熙皥之象焉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

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此三節書是晏子言後世遊觀之弊而欲景公取法先王也孟子引晏子之言曰今也諸侯之觀則不如先王矣人君一出則師旅從之既有師旅使有糧食供億甚煩所至之地無不騷動於是民之饑者弗食

勞者弗息睊睊然側目相視謗言交興不勝怨惡上

違天子之命下虐無罪之民糜費飲食如水之流無

有窮極是乃流連荒亡縱於逸樂而為所屬小國諸

侯之累矣盖從流下而遊蕩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

留戀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至於廢時謂之荒樂酒

無厭至於失事謂之亡同一遊觀而恣情快意遂至

於此可不戒哉若在先王則非廵狩述職即省耕省

斂何嘗有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乎夫先王如彼今時

如此得失臧否判若蒼素惟在君所行何如耳誠能痛改令時之弊而不致慢游以病民則何先王之不可幾哉晏子之言如此周公之告成王曰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成王為守成令主而周公猶惓惓告誡者誠以逸豫之不可長也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名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此一節書是孟子言景公能行晏子之言亦欲齊王行己之言也孟子曰景公聞晏子之言使置而不用究亦何補於治哉乃欣然悅從遂大申命令徧布於國出而次舍郊外訪問民之疾苦晏子未言之前從未舉行於是始興發倉廩以補民之不足而晏子之言一一見之行事諫行言聽膏澤下究既乃召樂官太師而命之曰喜起同心自古為難我今悅晏大夫

之進諫而晏大夫亦悅我之聽言君臣相悅如此爾其播之音樂以誌一時之盛當日所作之樂即今所傳徵招角招是也蓋五聲之中徵以為事角以為民惟君臣為民事而相悅故即為民事而作樂樂以招名其繼美都俞之意乎其樂章之辭有曰畜君何尤言晏子能止畜其君之欲而不至於招尤取罪也臣愚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故畜止其欲跡雖似乎犯顏意實出於愛主又何罪過之有哉景公能行

晏子之言故遂有事治民安之效王能行臣之言自有民安物阜之休願王與民同樂以致王可也按孟子先勸王以君民同樂復証之以君臣相悅者何哉蓋民生之休戚田野之利病必明良交贊臣主一心而後政無不舉恩無不沛聖主養賢以及民職是故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

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此一章書是孟子勸齊王當行王政先正言以導之復曲誘以進之也昔周天子建明堂於泰山之下朝見諸侯至齊宣王時周室既衰人以為天子既不復

巡狩而齊為侯國非所宜居理當拆毁故宣王問孟子曰人皆謂我明堂當毁果毁之乎抑且止而不毁乎孟子對曰明堂非諸侯之堂乃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王若欲行王政則當存而勿毁之矣王曰王政如何寡人可得聞與孟子對曰行王政者莫善於文王文王當日雖未嘗稱王而所行實皆王政其治岐也於耕者之田賦則行九一之法而斂從其薄於仕者之子孫則有世祿之典而報從其厚於關市但

稽察非類而不征其私貨於澤梁則任民取利而不嚴為禁令於犯罪之人法止及其本身而不株連其妻子文王養民之政可謂厚矣乃其中則尤有加意者人之老年無妻謂之鰥夫老年無夫謂之寡婦老年無子謂之獨夫幼年無父謂之孤子此四等人乃最為困苦天下之窮民而無所告訴者文王發政施仁生全愛養無所不周而遇此等之人尤加矜恤務使得所詩經小雅正月之篇有云富人猶可惟煢獨

之人情實可憐此文王所以尤加之意也文王治岐雖一國之政實治天下之規模亦不外是王若欲行王政以文王為法可也蓋帝王以天下為家士農工商平日固當有養之之政而鰥寡孤獨之人顛連無告人生之最不幸者若非加意惠鮮多方養濟勢必轉於溝壑以傷天地之和此王政之所以獨亟也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

餱糧于槖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此一節書是孟子因齊王之好貨而欲其推己以及民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孟子既述文王治岐之政齊王遂嘆美之曰善哉夫子之言真愛民之良法也孟子曰間善貴於能行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見之行事王曰寡人自揣有一疾病寡人喜好貨財不能行

此王政耳孟子對曰好貨何傷昔者公劉亦曾好貨詩經大雅公劉之篇有云公劉處西戎之時乃野有露積乃家有倉廩乃裹其餱糧于槖于囊之中為遷都計思和戢其人民而用以光大其國家而張我弓矢與干戈戚揚於是方以啓行而往遷於豳焉詩之所言如是由此觀之公劉之民必使之居者皆有積倉行者皆有裹糧富足如此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立國興業焉惟其能推好貨之心以及民也王如好貨

亦倣公劉之意與百姓同之則於王天下也何難之
有蓋樂利之心人所同有仁君在上必先為之分田
制産使百姓比屋可封征斂不擾則府庫之財皆為
君守君民一體公私各足所以成豐亨豫大之休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
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内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
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此一節書是孟子因齊王之好色而欲其推己以及民也太王是公劉九世之孫名亶父號古公武王即位始追尊為太王齊王又曰寡人自揣不但好貨更有一疾病喜好女色不能行此王政耳孟子對曰好色何傷昔者太王亦曾好色而鍾愛厥妃詩大雅緜之篇有云古公亶父因狄人侵伐乃來朝走馬率循西水之涯至於岐山之下於是及其妃姜女同來擇宇而居詩之所言如此當是時也百姓內無怨而無

家之女外無曠而無婦之夫惟其能推好色之心以及民也王如好色亦倣太王之意與百姓同之使室家相慶婚姻以時則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要之好貨好色公劉太王非實有此事孟子特據詩言所及以見聖王舉動無不體念民情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坐明堂而行王政寧有舍此他求者哉故曰王道本乎人情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

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此一章書是孟子責難於君之意也一日孟子設辭以問齊宣王曰王之臣有寄託其妻子於所厚之友而自往遊楚國者及其自楚反也則其妻子凍餒而此友未嘗周給王之臣將如何以處其友耶王曰朋友有通財之義受其託而負之友誼已廢不可交也

當棄絶之齊王固明於友誼之當盡矣孟子又設辭以問之曰士師為獄官之長有鄉士遂士之屬為士師者不能統理所屬之士致使刑獄不當王當如何以處之耶王曰人臣有官守之責任其職而曠之臣職已失不可用也當罷黜之齊王又明於臣職之當盡矣孟子因問之曰人君撫有一國若政事廢弛民生困苦而四境之内不治必有任其責者將如何以處之耶王乃顧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事以亂其辭若

不聞其說者是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已矣夫孟子以齊王可與有為故旁引曲喻欲其反己自責虛心下問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惓惓入告三致意焉不意其恥於聞過隱忍苟安如此所以人君貴脩身立政納諫求言以為久安長治之計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

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此一章書見國之所重在於人才人君當敬慎於任用之時以合民心而保國祚也孟子進見於齊宣王曰人君纘承丕基累代相傳者謂之故國其歷年既已久遠凡高大之喬木與累世之舊臣皆所宜有獨是世臣與國義同休戚宗社生民實憑藉之則故國之所以見稱者誠不在有喬木之謂而惟在有世臣之謂也然世臣皆由於親臣今日之心膂股肱即他

年之老臣勲舊乃王則已無親臣矣昨日所進用而親信者今日即亡去而不知親臣且無安望其將來有世臣得以稱故國乎齊王自解之曰前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令不以其去為意耳我今將何術而豫識其不才遂舍置之使所用者皆可親信之賢才乎孟子對曰國君用人與其悔之於後何如致謹於初所以進賢之際遲回詳審其難其慎一若為勢所廹欲已而不得者然盖以用之

而崇以爵位所謂尊也倘尊非其人勢必以賢而卑者易之是使卑踰尊矣用之而委以腹心所謂戚也倘戚非其人勢必以賢而疏者易之是使疏踰戚矣夫尊卑有等疏戚有序乃國家大體攸關安可不慎之於始乎惟其始進能慎所以任用皆賢而無事後之悔也然則求賢若渴固人君之盛心而非慎重名器不能得真才此辨才論官之典為用人之要也夫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

賢然然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此三節書是言人君用舍刑罰皆當參之於衆而察之於獨也孟子曰進賢固所當慎而慎之必有其道設有人於此左右近侍皆稱其賢恐出於阿譽未敢

遽信也舉朝大夫皆稱其賢恐出於黨同亦未敢遽信也至於通國之人皆稱其賢然後從而察之聽其言語考其素履必真見其才德之實然後進而用之其慎於用賢如此夫人君用人不用則舍舍之之道亦不可不慎也有人於此左右近侍皆謂之不賢恐出於偏毀未敢遽聽也舉朝大夫皆謂之不賢恐出於私惡亦未敢遽聽也至於通國之人皆謂之不賢然後從而察之核其生平究其心術必真見有不賢

之實然後從而去之其不敢輕去又如此一用一舍既採公論又加灼見則不才無由倖進而真才不致遺棄何至有誤用之悔耶夫用舍刑罰皆人君之大權至於用刑尤不得已之甚者人主又安可不謹也有人於此左右近侍皆謂之可殺未敢遽聽也舉朝大夫皆謂之可殺未敢遽聽也至於通國之人皆謂之可殺然後從而察之驗其罪狀審其情跡必真見其有可殺之實然後從而殺之獄雖斷於朝廷而論

實乎於通國故曰國人殺之也夫用賢退不肖以至於刑戮人君必周詳慎重以求合於輿情如此斯誠不私喜而加爵以民之所好為好不私怒而用刑以民之所惡為惡可以為民之父母矣人心既得邦本斯固此所以國祚久遠等於苞桑磐石也書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又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盖人君承天意以從事即在因人心以出政惟賞不僭而刑不濫始可下合百姓之心上邀維

皇之眷誠保世滋大之要圖也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此一章書見為人君者當盡仁義之道也齊宣王問孟子曰自昔相傳湯放桀武王伐紂果有此事乎孟子對曰南巢之放牧野之師考之經傳誠有其事齊宣王又問曰湯武以諸侯而放桀伐紂是臣弒其君

也於理可乎孟子對曰人君為天下共主以其能盡仁義之道立極綏猷也若害仁之人存心淫暴滅絕天理則謂之賊害義之人行事乖亂傷敗彞倫則謂之殘殘賊之人衆叛親離天命已去止可謂之一夫矣書經有云獨夫紂蓋紂自絕於天武王特奉天討為四海除殘賊故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其為弒君也湯之放桀亦猶是耳蓋天生民而立之君必履仁蹈義斯足以祈天永命長享祿位故古之帝王兢兢業

業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此一章書見人君任賢當盡其才也孟子一日見齊

宣王曰人君用賢以治國即如用木以治室欲為巨室務需大木則必命工匠之師多方採取以充其用若工師果能得大木則王欣然喜慰謂有是美材斯能勝巨室之任也倘匠人誤加斲削以致短小則王艴然作怒謂其壞是美材不能勝巨室之任矣任木則欲其大如此若賢人者國家之楨幹也當幼時所講究服習皆内聖外王之大道待至壯年欲得君而事見諸施行庶不負其所學乃王不能用其所長而

謂之曰姑且舍置汝之所學以從我所好夫賢人所學者仁義王之所好者功利令欲其舍所學以從王之所好是不欲其大而欲其小之也為室則必欲盡一木之材而治國則不能盡賢人之用是任賢不如任木矣王亦比類而思之否乎且王不任賢是不愛才亦不愛國矣試更為王進論之令有璞玉於此其價直雖萬鎰之多極其愛重然璞玉必待彫琢而彫琢必需良工則愛玉之甚未有不付玉人而能成器

者也至於國家之重甚於璞玉之貴賢人之治國甚於玉人之治玉王當簡賢任能舉國以聽之可也乃欲其姑舍所學而從我所好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是愛國不如愛玉矣王亦比類而思之否乎

蓋聖主必待賢臣而成功俊士亦俟英主以顯用誠能驩然交洽相得益彰諫行言聽道合志同將見化臻上理垂拱萬年則任賢之道得也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

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以合天意也昔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國人大亂齊人乘釁而伐

之遂大勝燕宣王乃問於孟子曰寡人興兵伐暴賴
宗廟之靈師徒奏凱燕國既破或有謂燕亂已除利
不可貪而勸寡人勿取者或有謂燕實無主幾不可
失而勸寡人取之者自寡人思之齊與燕皆萬乘之
國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勢均力敵其勝負正
未可決乃不待曠日持久以五旬之速而舉戰勝之
功夫豈強將勁兵人力之所能及乎天意固有在矣
天既以燕與我若棄而不取是違天也違天者必受

其殃今欲從而取之夫子以為何如孟子對曰王欲知天意當觀民情設使取之而燕民喜悅歸附於齊則是人心已離天命已絶斯可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當時紂惡貫盈人心皆已歸周故伐商以有天下設使取之而燕民不悅思戀故主則是人心未離天命未絶即當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當時紂惡未稔人心猶未忘商故服事以終其身今燕之可取與否王亦惟決之於民心向背何如

耳且王若欲得民心又莫先於施仁政矣今以齊萬乘之國伐燕萬乘之國并力固守勢足相當乃燕之民聞齊師入境人無鬭志以簞食壺漿迎犒王師豈有他故哉不過因燕用虐政民不堪命如在水火之中故迎齊師而望救耳王能發政施仁以拯其困若則燕人喜慰而中心愛戴矣倘恃強力更為暴虐若水益加深火益加熱則燕民之望救於齊者又將待救於他人特一轉移之間耳夫豈伐之既勝而遂可

以取之無患哉王亦順民心以承天意可也漢光武之勅馮異曰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宋太祖之戒曹彬曰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可見帝王得國必以民情為本有天地父母之心然後可以行伐暴救民之事其坐致太平享國長久也宜哉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

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此一章書是孟子告齊王以弭兵之策也齊人前欲取燕孟子告以當順民心齊人不聽竟利其有而取之於是諸侯將謀伐齊以救燕齊王聞之問於孟子

曰自寡人取燕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計以預待之乎孟子對曰臣聞古有以七十里之小國能行政於天下者商王成湯是也今齊國地方千里乃懼諸侯伐己是以千里而畏人矣臣未聞古有以千里畏人者也湯以七十里為政於天下於書見之書經仲虺之誥有云湯初與葛國為鄰葛伯無道湯舉兵伐之是湯之征伐自葛國始也當時天下之人皆信湯之伐葛原為匹夫匹婦復讐而無利天下之心湯東面

而征則西夷之人怨望湯南面而征則北狄之人怨望其言曰王何不先來征我之國乎書言如此其時天下之民望王師之來又恐其不來如大旱之時望雲合而雨又恐虹見而止也及王師既至商賈安於市交易者不止農夫安於野耕耘者不變但誅戮其有罪之君而撫慰其無罪之民如大旱之後甘雨應時而降民皆欣然大悅所以書經又載百姓之言曰待我君來我君一來庶幾各得蘇息矣此所謂七十

里而為政於天下也按此二節書孟子言雖未終而大義已見其要在天下信之四字信在天下所以致其信者在一人又不專在臨時而在於積久是故仲虺稱湯之德有曰克寛克仁彰信兆民為人君者所當留意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

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此二節書是孟子申明上文千里畏人之說又正答何以待之之問也孟子對齊宣王曰湯以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而齊乃以千里畏人者何耶盖燕國之暴虐其民譬如火焚水溺王興師往伐之時燕之百姓皆以為王將救我於水火之中故欣然各以簞食壺

漿迎犒王師王必如湯之伐罪弔民發政施仁乃可以慰燕民之望若殘殺其父兄係縛其子弟拆毀其宗廟遷取其重器是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如之何其可也夫天下諸侯之心原畏忌齊國之彊欲併力以圖之特未有可乘之釁耳今齊併取燕國增地一倍而不舉行仁政自示天下諸侯以可乘之釁是天下之兵王實有以鼓動之也能不以千里而畏人乎為今日計王須急發號令反其所掠之老少止其欲遷

之重器謀於燕之羣臣百姓就燕公子公孫中擇一賢者立以為君而後引兵去之如是則燕亂已定齊不為暴諸侯無以為名尚可以及其未發而止之也王欲求所以待諸侯者亦惟如是而已夫即伐燕一事凡孟子所與齊王言者雖皆隨事匡救之説然亦可以見聖賢之學術與王政之大端惜乎齊王親見孟子而不能實用其言也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

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歳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曽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此一章書見為人君者當行仁政以恤民也昔鄒國與魯國戰為魯所敗鄒君穆公問於孟子曰是役也

吾有司對敵而死者三十三人而民未有赴救有司而死者今將誅之則人衆不可勝誅將不誅之則民怨恨其長上視其死而不救法令何以得行乎不知當如之何使刑不濫而民亦知罪也孟子對曰民之疾視長上之死有由然也葢凶年饑歲君之民其老弱者展轉死於溝壑之中其少壯者離散而之四方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有餘粟府庫有餘財有司皆不肯陳告於君使散財發粟以賑救之是為上者慕

慢不仁而殘虐下民也曾子有言曰人之立心制行當戒之哉戒之哉凡怨讐之出乎爾身者即反報爾身者也由此言觀之君與有司視民之死而不救民怨久矣至今日乃得反之所以視有司之死而不救也然則君無歸咎於民亦反求諸己而可矣若君能以愛民為心而舉行仁政則有司不敢不體君之心亦知愛民有司既能愛民為之民者自然情義相關居常則親其上遇難則死其長何至疾視而不救哉

大抵君民本同一體民之財既當供之於君君之財更當散之於民豐凶散斂上下相通故雖水旱災荒不能為害而國與民常相保也雖然又有說焉散財發粟不可廢也不可恃也未荒之時别有先圖救災之方非專一道總又必以得人為本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

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此一章書見立國之道貴自強也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介於齊楚二大國之間不能不事又不能兼事將事齊乎抑事楚乎孟子對曰凡謀之出於事人者皆僥倖苟且之謀也事齊則見怒於楚事楚則見怒於齊必不能兩全而無害是謀或有人言之者然非吾所能及也君必欲吾言之而不已則别有一策焉惟是自守而已國有斯池也則鑿之而使深國有斯

城也則築之而使高然又非專恃此城池也必也為人君者與斯民同守之其君自能效死而斯民亦感其君平時之恩患難相從而弗去此為有地利兼有人和是則可為也按孟子他日之告文公也一則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再則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此效死而民弗去之本也聖賢之謀人國勢有彊弱時有難易始終以帝王大道行之必不肯出於權謀苟且之說其道可彊可弱可常可變似迂遠而非迂

遠後世有謂孟子窮於策滕者非善讀孟子者矣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此一章書見立國者當為善也滕文公問曰滕薛相倚有如唇齒今齊人取薛地而將築城則滕益孤而

齊益偪矣寡人甚恐當如之何而可免於吞併乎孟子對曰敵國外患從古有之昔者大王居邠狄人時來侵擾大王遂棄去邠地至於岐山之下居焉當是時非擇岐山為興王之地而取之也盖由廹於狄難不得已也惟大王能為善於不得已之時故周家王業由此而起苟後之為人君者能如大王之為善其後世子孫亦必有應運而王者矣然君子創基業於前垂統緒於後但能為所當為使後世子孫可繼續

而行耳若夫興起王業成一統之功則天之所為非人力所可必而君子初心未嘗計及於是也今齊彊滕弱君將奈彼何哉止宜勉彊為善盡其在我聽其在天而已矣夫彊為善一言非止為滕君目前之計實有國家者經久之謀漢儒董仲舒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可謂得孟子之意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

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此一章書見立國之道有二說而滕當以守為主也

滕文公問曰滕褊小之國也竭盡財力以事齊楚之大國則不能免其侵夌之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始居於邠狄人時來侵犯始事之以獸皮幣帛則不得免焉繼事之以走犬良馬則不得免焉終事之以明珠美玉則不得免焉大王乃會集邠民之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願欲者非皮幣犬馬珠玉也乃吾邠之土地也吾嘗聞之君子以愛人為心不以土地之生物養人者至於爭地以戰反害乎

人爾二三子莫患我去之後便無君長但使有人撫安爾等是即爾之君長也我將舍此而遷於他方矣遂棄去邠地經過梁山而作邑於岐山之下以居焉當其初去之時邠人相與言曰吾君乃仁人也我輩賴以為安何忍舍之於是從之遷岐者人衆爭先有如歸市以大王之事言之此乃遷國以圖存固一說也或者又曰國家土地原祖宗貽與子孫使世世守之非我身之所得專主也縱遭患難但宜效死以守

不可舍而他去以或人之論言之此乃守正以徇國

又一説也為君今日計請於斯二者之中擇取其一

勉強行之而已矣總之立國以仁民為本為人君者

必先能仁民而後可以講隨宜處置之法本末先後

萬世不能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

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

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

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此一章書見人主見賢不可不專聽言不可不審也

魯平公因樂正子稱孟子之賢將出而就見孟子有嬖人臧倉者忌之乃陽為不知而請曰他日君有所出則必先命有司所之令乘輿已駕馬矣有司尚未知君將何往臣敢有請焉平公曰吾將往見孟子臧倉曰吾君乃千乘之尊孟子一匹夫而已何故吾君不自尊重而輕身以先加禮於匹夫無乃以孟子為

賢者乎夫賢者舉動必循乎禮行事必合乎義禮義
原從賢者而出而孟子之後喪其母過於前喪其父
厚母薄父是不知禮義而不得為賢者矣君勿輕身
而往見也於是平公惑於其言應之曰諾遂止而不
往見焉按小人之讒君子也其詞近正其術甚巧故
能轉移人主之意而使之從為人主者亦惟謀於公
朝博採衆議而無取信於小人之口斯可矣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

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此一節書見小人之毀易入而正人之說難行也魯平公既惑於臧倉之言不見孟子樂正子乃入見平公而問之曰君乘輿已駕矣奚為不往見孟軻也平公曰向吾欲見者為其賢也今或有告寡人者曰孟子之後喪其母踰於前喪其父則失禮義之中正而

不得為賢矣是以不往見之也樂正子曰何哉君之所謂後喪踰前喪者豈謂其前葬父用士之禮後葬母用大夫之禮前祭父用三鼎後祭母用五鼎如此之厚薄不同與平公曰吾所謂踰者非謂此也謂其葬母之棺椁衣衾美過其父也樂正子曰若此者非所謂踰也蓋孟軻前為士其家貧貧則力不能厚故不免於薄後為大夫其家富富則力能從厚故不敢儉其親喪具厚薄稱家有無乃所謂禮非所謂踰也

君以此為非賢不亦過乎夫樂正子之言辯矣而不能回平公之聽何也洪範有言聽曰聰聰作謀聽之不聰亂是用長君人者其慎諸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此一節書見聖賢不怨不尤樂天知命之學也樂正

子不能釋平公之疑退而見孟子曰克以夫子之賢告於君君以克之言為然將欲就見也嬖人有臧倉者進後喪踰前喪之言以沮君是以中止而不果於來也此固君聽之不聰而讒人之言亦可畏矣孟子曉之曰君子之道其遇而行也或有人先容以使之其不遇而止也或有人中沮以尼之是行止似係乎人矣然所以行所以止非人之所能也有天存焉吾今日不遇魯侯以行吾道是氣數之厄天之未欲平

治天下也彼臧氏之子一嬖人耳安能以人力害我而使我不遇於魯侯哉但安之可也夫樂天知命聖賢之學也敬天用賢則帝王之事也君子小人之消長為天命去留所由分中庸去讒勸賢之說人君可勿深思與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四書解義卷十五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曹秀先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學正臣李嚴

謄錄監生臣江晉

日講四書解義卷十五

孟子上之三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悦曰爾何曾比予

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
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
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
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此一章書見爲治當以王道而不當以霸術也公孫
丑問於孟子曰昔者齊國賢相桓公時有管仲景公
時有晏子二人功業顯著後來未有能繼之者設若
夫子當路於齊而居管晏之位其取威定霸之功業

可使復見於今日乎孟子曰齊人識見止囿於齊今子誠齊人也亦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外此而學術事功光明俊偉高出管晏之上者皆所不知也子獨不聞曾西之言乎昔者或人問曾西曰吾子自視人品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不安曰子路在聖門乃吾先祖曾子所敬畏者也我何敢與之比方乎或人又問曰子既不敢比子路然則吾子自視人品與管仲孰賢曾西乃艴然不悅曰爾何乃比我於管仲管仲

相齊桓公委心信任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四十餘年如彼其久也其所立功業皆以機權變詐得之殊無有光明正大可言者如彼其卑也爾何乃比我於此人乎由曾西與或人問答觀之管仲者曾西之所不屑為也而子乃為我願之乎其待我亦淺矣公孫丑曰夫子薄管晏而不為胡不以其功觀之管仲以其君桓公為諸侯盟主而稱霸於當時晏子以其君景公行先王善政而顯名於天下人能為二子是亦

足矣夫子猶以爲不足爲與孟子曰設使我當路於齊而得君行道則將使天下之民舉安以齊王於天下如轉手之易耳豈特以其君霸顯而已哉此吾所以薄管晏不爲也宋儒楊時有言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一禽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其論確矣是故學者必能以詭遇爲羞始可以幾臯夔伊傅之爲臣爲君者必能使詭遇者不得進始可以幾禹湯文武之爲君亦在乎慎辨之而已矣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

是以難也

此二節書見文王之難於大行由商多賢聖之君也公孫丑曰夫子以管晏爲不足爲弟子固已惑矣今言以齊王猶反手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悳鮮懷保之德其及於人者盛矣又享壽百年而後崩德之施者遠矣然而教化僅及於西土猶未浹洽於天下至武王繼之而纘緒克商周公繼之而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於天下文王王天下之難如此今言

王齊猶反手之易然則非惟管晏不足爲即文王亦不足法與孟子曰文王盛德何可當也其所以致王之難者所值之時勢難耳蓋商之天下始於成湯之創業以至於武丁之中興其閒太甲太戊祖乙盤庚賢聖之君凡六七作其深仁厚澤浸灌民心天下之歸殷久矣久則民心愛戴既深難變而之他也當武丁之時國運雖衰王業未改一加振作遂能朝諸侯而有天下猶運掌之易也紂雖稔惡去武丁之世未

久也其在下則舊臣老成之家與夫舊民仁厚之俗其在上則脩齊教化之流風與夫紀綱法度之善政猶有存而未亡者又貴戚之卿則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異姓之卿則有膠鬲此五人者皆賢人也相與後先而輔相之故紂雖無道必久而後失之也當是時無有尺地而非商之土也無有一民而非商之臣也然而文王由地方百里之岐周而興起其大小固懸絕矣是以文王雖有莫當之盛德而致王若

斯之難也豈可謂文王不足法哉歷考創業之主未
有不出於艱難者至子孫蒙業而安其知之者鮮矣
周公大雅諸篇多歌咏王業艱難成王能知之遂為
周家一代令主後世人主法成王焉可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
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
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此二節書見齊之易王以其時勢可乘也孟子又告公孫丑曰知文王當日王天下之所以難則知今日王天下之所以易矣齊人嘗有言曰凡人之作事雖有智慧之巧不如乘其可為之勢乃可以濟其事凡農之治田雖有鎡基之備不如待其可耕之時乃可以利其用觀齊人之言則知王天下者必有資於時勢矣吾之言以齊王猶反手者正以齊有可乘之時勢真有至易而無難者也昔夏后殷周之盛時王畿

之地不過千里今齊地亦方千里固已有其地矣且民居稠密雞鳴犬吠之聲自國都以至四境處處相聞又已有其民矣有其地是地不待更為開拓而已闢矣有其民是民不待更為招集而已聚矣土廣民稠如此視彼尺地一民莫非商家所有者不亦異哉乘此國勢而行仁政則人民之歸附益衆土地之開闢益廣其一統而王天下誰得而禁止之哉夫齊以土廣民稠孟子遂許其易王若夫四海一統天下一

家無爲而治不尤易易乎雖然知其易尤當圖其難必也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務使深仁厚澤周浹天下而不敢以已安已治爲心然後國家全盛之勢可以歷萬年而無替矣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

此時爲然

此三節書見齊當易爲之時故能事半而功倍也孟子又告公孫丑曰齊之土廣民稠固有可乘之勢矣然不止此也蓋自文武造周以來至今七百餘年無有能繼文武而興者王者不作未有稀濶於此時者也與商之賢聖繼作異矣干戈賦斂無時休息民之憔悴於暴虐之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與商之猶有善政異矣當此之時能行仁政如饑者但得食即以

爲美而易爲食如渴者但得飲即以爲甘而易爲飲是恩不必深而感恩者自衆也孔子嘗有言曰德化之流行心相感通其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殆速於置郵而傳王命焉使當今日饑渴之時乘萬乘大國之勢而行悅民之仁政舉其憔悴而蘇之吾知流行必速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之困苦也故所施仁政之事雖僅半於古人而不必百年不必繼世致王之功必反倍於古人正惟此時爲能然也所謂以齊王猶

反手豈虚語哉夫事半功倍之説三代而下其得天下也往往如是然其取之也易故其失之也亦不難則是説也可以進於應運開創之時而不可進於繼世守成之日率作興事皋陶所以告大舜也所其無逸周公所以告成王也後世為人君者法古人所為而力行之勿憚其難亦勿狃於易焉可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

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此一章書見聖賢治心之學也公孫丑問於孟子曰

夫子一旦加齊卿相之大位得行其所學之道焉雖

由此為管晏而成霸功為伊周而成王業固夫子之

所優為亦不足為怪矣但任大責重如此不知亦有

所搖動於心否乎孟子曰謂我當大任而於心有所

動者否也我自四十之時心已不動矣況今日乎公

孫丑曰吾聞古有勇士孟賁力能生拔牛角於世畧

無畏懼今夫子當大任而能不動心若是則夫子之勇過孟賁逺矣孟子曰如但以無所畏懼爲不動心而不必深論其事此亦何足爲難求之世間往往有其人焉如告子者蓋能先我而不動心不必至四十時矣夫不動心之學孟子四十始能而告子反能先之者何也先也者即所謂助長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是故善爲學者必循序而漸進善爲治者必久道而化成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宫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寛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此四節書見不動心各有其道也公孫丑問曰夫子

言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敢問人之不動心者亦必有所以不動之道乎孟子曰凡人之不動心者真似淺深不可一槩而論然皆各有所以不動之道也古有勇士北宮黝彼所以養其勇也肌膚撓然而不撓目睛凝然而不逃推其必勝之心思以一毫小挫於人如撻之於市朝之中必不肎以其小而受之不惟不受於褐寛博之賤夫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與刺褐寛博之賤夫相等殊不見世間有

可以畏憚之諸侯如以惡聲加之則必以惡聲報之此其人身可殺而志不可奪蓋以必勝為主者也吾所謂不動心有道者此其一也古又有勇士孟施舍彼所以養其勇也嘗自言曰我當未戰之時雖其勢難於取勝而我視之與可以勝無殊惟知勇往直前而已若量敵之勢弱於我而後進兵慮我之必勝於敵而後會戰是無勇而畏懼三軍之事者也我所不能為也觀舍此言彼豈有百戰百克之勇能為必勝

者哉但胆氣素定視不勝猶勝能無畏懼而已矣此其人葢以無懼為主者也吾所謂不動心有道者又其一也孟施舍以無懼為主是専務守己者於儒者中畧似曾子曾子平日凡事反求諸己者也北宫黝以必勝為主是専務敵人者於儒者中畧似子夏子夏天性狷介不輕下人者也夫孟施舍北宫黝此二子者皆匹夫血氣之勇亦難定其孰賢然而就中較量則孟施舍之所守為得其要焉葢黝務敵人是求

在人者也求在人則有時而不可必舍專守巳是求在巳者也求在巳則無往而不自由此舍之所守為得其要而非黝之所能及也夫黝舍者孟賁之類也彼告子者孟賁黝舍之類也凡有志於學者將以學為聖賢也而反流於匹夫之勇而不覺可乎聖賢之學本無二道而異端之說乃有千岐始於擇焉不精終至勞而罔獲可不慎與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

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此二節書見聖賢相傳不動心之正道也孟子又告公孫丑曰吾言孟施舍似曾子而曾子不動心之道果何如昔者曾子謂其弟子子襄曰子好勇乎夫勇有大小彼血氣之小勇不足好也吾嘗聞義理之大勇於吾夫子仲尼矣夫子以天下惟理為可恃茍反之於自而理有不直則其氣自餒所敵者雖褐寬博之賤吾安得而不惴焉茍反之於自而理無不直則

其氣自壯所敵者雖千萬人之衆吾奮然而往與之相抗而不懼矣由曾子之言觀之孟施舍之所守雖視北宫黝為約然僅在於氣耳又不如曾子反身循理其所守者尤得其要也吾言不動心有道此則曾子不動心之道也按孟子不動心之學其原蓋出於此所謂縮者即以直養而無害也所謂千萬人吾往者即浩然之氣也孟子願學孔子以此求之思過半矣惜乎孔孟之言炳如日星而後世猶有好高之徒

陰入於告子之流而不自知者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此二節書見不動心之道當内外交相養也公孫丑又問曰黝舍曾子之不動心吾知其各有道矣敢問夫子之四十不動心與告子之先夫子不動心其道可得聞與孟子曰欲知告子之不動心當觀其言告子之言曰言以明理為達所言而於理不達是不得於言也則當舍置其言而勿求其理於心恐以求心之故而動其心也心以順理為安所為而於心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勿求其助於氣恐以求氣之故而

動其心也此告子不動心之指也就其言而論之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似乎不以所重狥其所輕猶云可耳若夫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一身冥然無主其不可也必矣然所謂可者猶有說焉夫心之有志所以主宰乎身而役使乎氣是氣之將帥也氣以充滿乎一身而聽命於志是志之卒徒也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我故曰人當持其志使帥有常尊而又當無暴其氣使體有常充可也彼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者但知強持其志豈能無暴其氣乎其為不可則一而已公孫丑未達志至氣次之義又問曰夫子既曰志為至極氣為次之則志重於氣人但當守其志可矣乃又曰無暴其氣而氣亦在所當養者何也孟子曰志氣本不相離持養不可偏廢如志之所在專一則四肢百骸皆隨其運用固足以動乎氣然使氣之所在專一則心思意念或不及管攝而志亦反為其所動矣今夫人之步履至於傾跌而蹶者奔走至於

急遽而趨者是皆猝然之間氣失其平也而反能震動其心使之驚惕而不寧豈非氣壹動志之驗乎夫志壹能動氣可見志為至極氣壹能動志可見氣即次之此所以既持其志又必無暴其氣也子何以此為疑哉按持其志無暴其氣者內外交養之學也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又曰慎爾威儀無暴其氣者慎威儀之謂也孟子蹶趨之說蓋本諸此由蹶趨推之凡盤於遊畋躭於聲色可以動志之類皆蹶趨也

聖明之主可不以此為戒與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閒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此五節書見不動心之學貴於知言養氣而養氣貴於集義也公孫丑問曰告子之不動心固出於強制

矣敢問夫子之不動心何所長於告子而能然也孟
子曰我之異於告子者有二端焉我於天下之言究
極其理而知其是非得失之故則與告子之不得於
言勿求於心者異矣我於吾所固有浩然之氣能善
養之而全其盛大流行之本則與告子之不得於心
勿求於氣者異矣此則吾所以不動心之道也丑又
問曰氣則一也而夫子曰浩然必有說矣敢問何謂
浩然之氣孟子曰浩然之氣惟人自養之自知之未

易言也試以其本體言之其為氣也至大而不可限量至剛而不可屈撓但恐人不能善養之耳誠能自反常直順其自然以養之而不至有所害焉使其至大者猶夫初也至剛者猶夫初也則其氣自然充塞於天地之間矣又試以其用言之蓋天地間皆道義也惟能養吾浩然之氣則其為氣也配合乎吾心裁制之義義所當為者氣即助之以有為配合乎吾心自然之道道所當行者氣即助之以有行是天地間

不可一日無道義則不可一日無浩然之氣苟無是氣即道義所當為而無氣為助亦委靡退縮而餒矣然氣之養成也固足配道義而其始養也實有資乎道義必由平日工夫事事合義久之則心無愧怍此氣自然發生是乃集義所生者非一事偶爾合義便可感激奮勵掩襲於外而取之也若無集義之功則所行必有不合於義而不能慊然快足於心者心既不慊則氣亦從此不振而餒矣夫心之慊與不慊由

於義之集與不集則義本心中自有之理而不在於外明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正以彼言義在於外而不在於心故也既以義為外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氣其先我不動心者不過悍然不顧襲取之而已豈真能不動心者哉夫孟子言氣必本於集義言義必歸於慊心此即大學誠意自慊之學也能於此求之脩齊治平之道思過半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

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此一節書見集義者貴於有事而有事者貴於純全其功也孟子告公孫丑曰氣既由集義而生非由義襲而取欲集義者必須有事於義孜孜汲汲使所行皆得其宜焉而又不可預為期必使進脩之志或雜

於謀利之私也常須存此有事之心不可一時或忘而又不可躁進欲速有所作為以助其長也慎無若宋人然宋人有憂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以助其長者芒芒然歸謂其家人曰今日吾疲甚矣苗之不長者吾助之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則苗已槁而死矣今天下養氣者始之以期必之心繼之以助長之念其不為宋人之助苗長者蓋亦寡矣以養氣為無益而舍之不事者不耘苗者也知氣當養而助之長者

揠苗者也非徒無益於氣而又從而害之是故直養而無害之功則為我所長耳按告子之學失在助長而後世學者失在不知有事夫助長者知有事而誤焉者也使一無所事其失不尤甚乎是故學莫患於自棄而志不可以不立也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此一節書見不動心之學必貴於知言也公孫丑又問曰夫子之善養氣既得聞命矣而又曰我知言此謂何也孟子曰凡人言語皆本於心吾因其辭之頗此失彼一偏而詖則知其心見理未明為私欲之所障蔽故也因其辭之高談濶論汎濫而淫則知其心蔽錮已深為私欲之所迷陷故也因其辭之違背正論奇僻而邪則知其心惑於他岐與正理判然離異故也因其辭之支吾無定屢變而遁則知其心屈於

正理自覺窮極而難通故也夫蔽陷離窮生於其心豈惟言受其病則將害於其政而大綱不舉矣發於其政則亦害於其事而萬目不脩矣心術一謬綱紀皆差理固有必然者雖後有聖人復起能以一言定天下之是非亦必從吾害政害事之言而不可易矣吾所謂知言者如此若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何足以語此哉此我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也宋臣歐陽脩曰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納

之際人主所難益左右之人朝夕出入其所讒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惟在抑左右陰薦之言採搢紳公正之論若脩者誠善發孟子知言之藴者與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

言也

此二節書是公孫丑以聖人推尊孟子而孟子不敢居也公孫丑曰昔孔門弟子宰我子貢列言語之科皆善為説辭冉牛閔子顔淵列徳行之科皆善言已身素有之徳行孔子兼此二者然猶不敢全任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今夫子既知言則洞晰乎辭命之理又善養氣則體備乎徳行之實兼衆賢之所不能兼任孔子之所不敢任夫子豈不既聖矣乎孟子聞

而驚嘆曰惡以我為聖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者極至之稱此豈吾所能哉我但以聖人之道學諸己而不厭又以聖人之道教諸人而不倦如斯而已子貢曰學而不厭必深知義理之無窮故融會貫通始終無斁乃所謂智也教而不倦必不見人我之有間故涵育熏陶樂與同善乃所謂仁也仁而且智則體用兼備夫子業已聖矣雖欲辭其名豈可得乎子貢孔子問荅之言如此

由此觀之聖之名孔子尚不敢居子乃以我為聖是何言也總之聖賢為學當仁不讓者任道之勇日見不足者求道之心孔子孟子雖造詣微有不同其於為學則一而已矣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此三節書是孟子因公孫丑之問而明其志獨宗孔子也公孫丑問曰昔者竊聞之聖人之道備諸已雖大而無遺傳之人則分而各得如子夏子游子張或得聖人之文學或得聖人之威儀皆有其一體如冉牛閔子顏淵氣質不偏理義完備具有聖人之全體但不能如聖人大而化之不可限量耳夫子既不敢

比孔子敢問於此數子何所處乎孟子曰凡人立志須取法乎上數子雖賢且姑置之吾未有以之自處也公孫丑又問曰數子既非所處若伯夷伊尹二人夫子於此何如孟子曰伯夷伊尹之道與我不同即以出處一節論之非可事之君則不事非可使之民則不使世治則進而仕世亂則退而隱是以清為其道者也伯夷是也得君則仕何所事而非君得民則使何所使而非民世治固進而仕世亂亦進而仕是

以任為其道者也伊尹是也若夫可以仕則進而仕可以止則退而止可以久則久而留可以速則速而去在己無意必固我之私於世合用行舍藏之妙是得時中之道者也孔子是也此三等造詣各極其至皆古之聖人吾所行一未有能焉但此心則惟願學孔子因時制宜揆義理之自然審事幾之至當而已我於孔子同道而夷尹不同也可見孟子不敢自居聖人固存心之至虛而必願學孔子又立志之至確

凡人立志必以最上者定其趨向斯取法不偏用力不懈孟子事君則言稱堯舜自任則願學孔子誠不敢以次焉者自安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此二節書言聖人之道雖不同而其根本節目之大

者則無不同也公孫丑問曰伯夷伊尹孔子夫子以為皆古聖人是夷尹二人於孔子無可優劣若是其班乎孟子曰否不但伯夷伊尹自生民以來聖人非一求其道德事功之盛如孔子者未之有也公孫丑又問曰伯夷伊尹固不能與孔子並然既俱為聖人亦有相同之處與孟子曰相同之處烏得無有假如得百里之地而為之君土雖不廣彼三聖人之德皆足以慰四方悦服之心副兆庶尊親之望朝諸侯有

天下坐致無難若使行一不義之事殺一不辜之人在他人雖覺甚小彼三聖人之心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功利之念即可以得天下亦不為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德極其盛心極其正根本節目之大惟在於此是則其所同也可見聖人作用雖有各别本體則無少異然三聖之中獨尊孔子者則以其本末一貫小大兼該聖人至此無有幾微之遺憾觀其同益知其所以異孟子之論聖精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此四節書是言孔子之不同羣聖人以明願學之意

也公孫丑問曰夫子謂生民以来未有孔子敢問其異於夷尹者若何孟子曰此非獨吾言之孔門弟子已先言之矣聖人原不易知宰我子貢有若智識髙明皆足以知聖人即使自處汙下欲推崇其師亦决不至阿私所好而空譽之則其言之可信明矣宰我之言曰自古聖人首稱堯舜然堯舜以道治天下勲業在一時夫子推堯舜之道以教萬世之天下勲業在萬世以予觀之賢於堯舜遠矣子貢之言曰古來

聖人不一要皆可考而知如禮所以飭政見其所制之禮或煩或簡則當日之政尚質尚文可知樂所以象德聞其所作之樂或善或美則當日之德性之反之可知由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鑒别者但見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吾夫子以一身備帝王之政以一心兼神聖之德者也有若之言曰我甞曠觀天下豈惟民哉即如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爲飛爲走爲

山為水不可謂之非類也聖人之於民有形有性俱受之於天亦同類而已但聖人能踐其形能復其性雖與衆共生而㑹然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耳以我觀之自生民以来出類拔萃之聖人非一未有如孔子之盛者也三子之言如此則孔子之為聖自古莫及豈獨伯夷伊尹乎此吾所以願學也按戰國時邪説横行人皆溺於功利孔子之道不明故孟子因公孫丑之問既自言知言養氣之功復言願學孔子以見

其淵源有本後世始知孔子之道真可以治天下國家無不尊王黜霸則皆孟子之言發之也其有功於聖道豈不大哉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此一章書是論王霸之公私不同而人心之感應亦異也孟子曰世世之論治者率以王霸並稱而不知其公私之辨以土地甲兵之力假仁之名以濟其私則謂之霸霸者必有大國乃可以成一匡九合之業若以大公至正之德行救世安民之仁則謂之王王者不待有大國自可以朝諸侯王天下故湯之王以七十里之亳文王之王以百里之岐周此其明驗也王與霸既不同故人之應之者亦各異彼霸者之以力

假仁亦足以服人矣然非真心愛戴特迫於強大力不能抗不得已而服之耳若王者之以德行仁人之服者中心愛慕喜悅發於至誠無所勉強即如七十子之於孔子初無勢力位號之聯屬而周流窮困相從不舍無有異也大雅文王之詩曰王者之化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所思而不服此正王者以德服人而天下皆心悅誠服之謂也彼霸者何足以語此哉從來王霸之論未有若孟子此章之明切者可見得

天下全在仁不在力三代而下如漢唐宋之賢君以寛代虐務愛惜百姓與天下休養生息皆享國長久彼行事之近於王者且然况實以德行仁之王者乎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此一章書是言有國者榮辱皆由於已不可不自勉於仁而此二節先即惡辱之情勉以強仁之事也孟

子曰好榮惡辱者人之常情不知榮辱無常惟人自取人君能奮發為仁則身尊國顯不期榮而自榮矣若安於不仁則身危國亂不期辱而自辱矣夫不仁既足以致辱今惡辱而反居不仁是必不能免于辱猶惡濕而反居窪下之地必不能免於濕也人君如誠惡之則莫如去不仁而為仁不自挾其貴而貴者惟德不自恃其尊而尊者惟士賢者使在輔弼之位而匡君正俗能者使在百司之職而趨事赴功幸而

國家閒暇無敵國外患之憂及是時君臣上下益加
兢惕脩明其政凡大綱小紀秩然不亂脩明其刑凡
五刑五罰咸得其平如此則用人行政孜孜汲汲惟
務脩德以自強根本既立威命自振雖有強大之國
必且翕然畏服拱手而聽命矣何榮如之由此觀之
治天下國家不可一日不從事於仁賢能即行仁之
人政刑即行仁之具閒暇即行仁之時然三者之中
時尤難得易失人但欲坐享太平偷安無事不知在

上者既厭倦萬幾在下者即養交持祿人才銷歇紀綱隳壞禍患無不從此而起昔人以晏安比之鴆毒豈虛語哉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此四節書申言榮辱之所由致無不本諸己也孟子曰人君欲強仁以求榮則當及時以圖治昔周公作鴟鴞之詩託為鳥言曰及天未陰雨之時徃取彼桑根之皮以補葺巢之牖戶使之堅固以避陰雨之患今此在下之民其或有擊射而侮予者乎孔子讀詩而讚之曰為此詩者其知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之道乎夫人君能及時而治其國家如鳥之及時而為巢則無隙可乘誰敢侮之詩與孔子之言如此仁

則榮之說不益信哉今之為國者不知深謀遠慮思患預防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以縱欲怠傲以偷安君臣上下政荒而不問刑虐而不恤其不仁如此則國非其國而侮之者至矣是自求禍也何辱如之乎觀仁之榮知福所由臻觀不仁之辱知禍所由集仁不仁由己則榮辱豈自外至可見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大雅文王之詩曰為人君者知天命不易承而反身克己長思與之配合則天心丕佑盛大之福皆

其所自致矣商書太甲之篇曰已無罪而天降之災
或猶可避自為不善而陷於禍則決不可得生詩之
言即福自己求之謂書之言即禍自己求之謂也好
榮惡辱者可不醒哉可見天命不常常於有德降祥
降殃皆人事所感名斷斷不可委之氣數以自寛其
責昔唐臣李泌告君曰天下人皆可言命惟人君不
可言命若一言命則政事皆無用矣此誠千古至言
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此一章書是以實行王政望時君而先舉王政之當行者詳列之也孟子曰天下之大勢在人心而人心

之向背則惟在其君之行政如賢能之士君所賴以共治其國者也於賢則尊禮之使有德者盡其匡弼於能則器使之使有才者展其猷為如是則俊傑濟濟莫不在位天下之士皆悅我用人有道而願立於其朝矣至於交易有無有市區焉所以為國通財貨若逐末者多則使各出市宅之租以抑之而不更征其貨若逐末者少則但治以市官之法而已並不稅其廛則天下之商皆悅吾立法之便而願藏於其市

矣道路出入有關焉所以為國備非常不過設此以稽察往來之傳節防杜奸宄而已不征其貨稅則天下之旅皆悅吾柔遠之義而願出於其路矣農為國之本耕者終歲勤動最宜軫念但修井田之法使八家合作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之入則天下之農皆悅吾薄斂之政而願耕於其野矣居民所以實其國其民既有恒業則非游民其所居既為積貨之廛則非曠土諸如夫家之征一里之布本以懲游民曠

士者槩不征之則天下之民皆悦吾厚下之仁而願為之氓矣王政行而人心附有如此者總之天下雖大不外此五者之人而五者之中士為尤急葢佐人君創制立法使商賈行旅耕農居民各得其所者全在賢能俊傑故行政乃得人心之本而用人又行政之本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隣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

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一節書是言行王政之必王也孟子曰王者之政能使士農商賈居民行旅無不歸心如此特患今之人君不肎實心舉行耳果能行此五者則政事脩明恩德旁浹其所感被豈但本國之民歡忻愛戴尊之親之凡隣國之民無不懷樂土之思切來蘇之望皆仰之若父母矣既仰之若父母則隣國之民無異我之子弟假如隣國之君欲率其民以攻我是率其子

弟以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無此悖逆之理其齗乎無濟可知如此則天下之大安有與我為敵者夫至無敵於天下則是膺天命而為天吏凡逆天害民之國皆得而征討之兼弱攻昧取亂侮亡無非恭行天罰東西朔南何向不服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夫王天下在得人心得人心在行王政孟子既屢言之此又决言行王政之必王以見其必不可不行然人心得之甚難失之甚易有一政不舉即有一民不附未

有天下當思人心得之之難既有天下當思人心失之之易則久安長治千萬年丕基不拔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此一章書是勉人君法先王行不忍人之政也孟子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為形即禀天地生物之理以為心凡見人不得其所即有一不忍之心萌動於中此固不分聖凡無不同具但人雖有是心率為物慾所蔽不能推而達諸行事惟先王則全體流通觸處周徧不忍人之失養則制田里教樹畜即有政以厚其生不忍人之失教則設學校明禮義即有政以復其性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隨感隨應隨應隨

足天下雖大其治之也不猶運諸掌上之易乎先王能全其皆有之心如此夫天下之人至不齊矣天下人之與先王甚懸絶矣而謂其皆有不忍人之心者於何見之是當於猝然發露之頃觀其自然莫強之意有如今之人乍見一無知之孺子將入於井無論賢愚必為之怵惕而驚懼不寧惻隱而傷痛甚切此其心初非為内交於孺子之父母而結好也非為要譽於鄉黨朋友而掠美也并非惡居不仁之名而懼

人之謗議也動於不容已而發於不及覺不知其然而然亦不期其同然而無不然此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人人有是心先王亦不過有是心先王有是心遂成其為先王凡人有是心僅成其為凡人但以先王能行凡人不能行耳然則人主欲法先王茍非以實心行實政使天下之民無不實被其澤雖有仁心仁聞亦何益哉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

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此四節書是推言四端之心皆人性所固有而見擴

充之功不容已也孟子曰由乍見孺子入井一事觀之可見無惻隱之心天下必無是人人皆有惻隱之心可知推之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或有所感而即動或因所觸而即形無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天下亦必無是人人皆有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可知矣然是四者之心所以感即動觸即形者其故為何葢惻隱非他吾性中固有是慈愛之真胣然不容已仁之端也羞惡非他吾性中固有是裁制之宜截然不可紊義

之端也辭讓非他吾性中固有是謙恭遜順自然之品節禮之端也是非非他吾性中固有是分别去取不爽之鑒衡智之端也有是性即有是情是四端為人人之所共有即為人人之所皆能人心之有四端猶人身之有四體也乃或自謂不能而不反求諸己是自賊而已或謂其君不能而不責難於君是賊其君而已夫人而可自賊乎哉事君而可賊其君乎哉誠使凡有是四端者果能自加察識即從一念之感

動一時之發露推而擴之使其無念不然無時不然以充滿其全量將見四者之心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沛然勃然有不可遏塞者矣茍至於能充之則仁義禮智之用自然推行各當暨訖無外四海雖大足以保之而無難茍不充之則性分既虧彞倫日斁雖至親若父母且不足以事之况四海乎是知人君有是心始則患在不能察識既察識則又患在不能擴充孟子告梁惠王即不忍民饑一事引之以王道告

齊宣王即不忍觳觫一念引之以發政施仁無非欲其察識此心以盡擴充之功用而梁齊之君雖知之而不能行故孟子至此又痛切言之其詞愈危而其意愈切矣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此一章書是勉人擇仁而處盡反求諸已之功而先即其不可不擇者言之也孟子曰天下之人同此心即同此理及其習尚一殊而善惡遂至懸絶即以一技言之彼矢人之心豈不仁於函人之心哉乃矢人以矢為業則專精於矢惟恐矢之不利而不傷人函人以甲為業則專精於甲惟恐甲之不堅而傷人巫利人生匠利人死亦復如是可見術之於人所係甚大習於仁則仁習於不仁則不仁故不可不慎也孔

子有言曰習俗移人賢者不免里有仁厚之俗擇居者尚以為美人若擇術而不於仁是不知美惡之别焉得為智乎由孔子之言思之仁之為道自天所與而言則天地生物之心得之為最先所以統四德該萬善而為良貴之首乃天之尊爵也自其在人而言則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為日用所當處而不可暫離者人之安宅也莫為之禦而自不處仁是有尊爵而棄之有安宅而舍之是非顛倒不明

已極雖欲不謂之不智豈可得哉葢性相近習相遠人若隨俗習非不知其惡而自陷於惡所以古之聖王兢兢業業屏奇技淫巧遠宦官宫妾日求讜言日親正士惟恐稍一狎近不義即為外物蠱惑為聖為狂所分在此而已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如恥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

已矣

此三節書是勉人之自力乎仁也孟子曰夫不智則不能擇仁而處即為不仁之人矣不仁之人自然嗜慾錮蔽私累蒙惑益以不智至於不智而禮之孰合孰違義之孰當孰否皆不能察亦遂無禮無義四者俱無則人道已喪自置其身於卑賤之地天下之有德無德者皆可以役使之是為人役而已既為人役雖有愧恥之心終不能免譬如弓人而恥為弓矢人

而恥為矢即欲不爲弓矢豈可得哉如恥為人役而
必求所以免之亦無他術莫如反其不仁而為仁耳
蓋仁者之於仁猶射者之於射必内正己之志外正
己之體極其審固而後發矢發而不能中則不怨人
之能中而勝己者惟反求諸己内外之體有不正而
已矣為仁由己而不由於人何以異此一為仁而智
與禮義無不畢具天下方宗而仰之又奚人役之足
憂乎蓋天下之道二出乎仁則入乎不仁不仁則有安

富尊榮之樂不仁則有敗亡僇辱之苦然仁初不待外求能發憤自強反諸己而具足特患人不肎立志耳故孟子危言以激之復正言以勉之無非欲其立志以自強而已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此一章書是言取善不可不極其量也孟子曰古昔聖賢不一而好善之心則同聖門子路人告之以過則喜得聞而改之其樂於遷善如此夏王大禹聞人之善言則屈己拜而受之其樂於受善如此若夫有虞大舜規模氣象視由禹更有大焉舜視此善本天下大共之理故以天下之善公之天下之人而與同之不存一己之見於心而虛心以從人不知善之在己也不存一人之見於心而見人之善則樂取之不

知善之在人也形迹俱泯物我兩化融融然同處一善之内自耕於歷山陶於河濵漁於雷澤以至登庸而為天子無在非取於人以為善其樂善之至窮達不移終始無間又如此由今思之舜取人之善以為己善雖未暇代為人計然天下有善者以見取為榮益日進於善未有善者以不見取為辱亦思共勉於善是與人為善者也至於與人為善則是成己而即成物獨善而備兼善有如天覆地載無不生成長育

君子之善莫大於此取善之量必如是而始盡哉葢嘗論之人君如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日月雨露雷霆霜雪各司其職惟成一天之善人君之道淵默無為然兵農禮樂工虞水火各效其能亦惟成一君之善若稍吝容納或疑其沽名市美則人皆消沮伏匿不敢自獻其善人君雖欲為善從何取之故孟子從由禹上溯大舜以見善不可不取取善又不可不極其量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處世貴乎中正無取一偏之行而此先言伯夷之偏於清也孟子曰商周之間有伯夷者其生平制行惟一於清非可事之君則弗事非

可交之友則弗友故其時國君有不善者必不肎立於其朝國人有不善者必不肎與之言使其立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則一息不能自安如衣朝衣冠朝冠坐塗炭之内其疾惡之嚴如此推其心非獨不與惡人言而已雖與鄉人並立其冠不正不過偶然之小失必望望然急去之若將汚累及已又非獨不立惡人之朝而已雖諸侯甲躬折節善其辭命以交接之禮至亦必拒之不受其所以然者以就之即不潔必

至降吾志而辱我身故斷斷然弗屑已吁觀夷之處世無一可與之人然則非黄農虞夏果無托足之地哉惟其若此所以為伯夷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此一節書是言柳下惠之偏於和也孟子曰魯之大

夫有柳下惠者其生平制行惟一於和有君則事之雖汙君不以為羞有官則居之雖小官不以為卑其進而仕也不自隱其賢而事人必以其道其不用而遺棄無怨尤之色甚至於阨窮亦無悲悶之意常自言曰凡人立身各有本末爾自為爾我自為我即使袒裼裸裎露其形體在於我側爾自無禮耳安能汙及我哉是以由由然不見一毫圭角日與衆人偕處惟期自不失其正而已雖當欲去之時有留而止之

者即從之而止其所以然者視天下無一不可事之君無一不可居之官并無一不可並處之衆何所區別較量於其間正不必以去為潔而屑屑自明其是己吁觀惠之處世超然進退窮達之外主於和光同塵雖辱身降志不以為屈惟其若此所以為柳下惠與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此一節書是論古人制行未免一偏不可為處世中

正之準也孟子曰吾由伯夷觀之其嚴潔難犯雖纎微細故不肎包容可謂清之至矣然以自律其躬則可若以槩責天下則失於太苛孰非斯人之徒而忍孑孑焉槩擯絶之乎謂之為隘所不免矣吾由柳下惠觀之其平易諧俗無人不可交接可謂和之至矣然應世固貴通融而廉隅禮度豈可盡廢但云已不失正人之是非可否一槩聽其自然不幾以世為玩乎謂之不恭所不免矣夫君子處世自有大中至正

之道清而不刻和而不流故人人皆可率循就夷惠所造非不自成獨至之詣然有意為夷則欲效其清適得其隘不至矯世違俗不止有意為惠則欲效其和適得其不恭不至同流合汙不止故曰君子不為也孟子生平仕止久速一以孔子為準此論夷惠之偏而願學之意隱然言外觀其在當時宋薛之餽則受齊之餽則不受季任儲子之交則不廢而與王驩同使則未嘗交一言斯誠處之各得其道後世所當

取法也

日講四書解義卷十五